

人与自然
山间夏日
寇 洵

【知了】
我们那儿蝉叫知了。夏天里，我们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知了洞。

我家房后有一片桐树，是父亲早年栽下的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我到房后去的时候，先是看见那些桐树身上每隔不远就是一个知了壳。那些知了壳焦黄焦黄的，背上开着一个口子。我用手去拿的时候，发现它的爪子抓得很紧。如果我用力过大的话，就会把它抓断。

桐树下到处都是知了洞。那些洞有拇指粗细，黑乎乎的，谁也不知道有多深，我好奇的时候，就拿棍子往里捅，我捅过之后才发现那些洞有深有浅。还有一次，我拿水往其中一个洞里灌，我盛的半碗水竟全都流进去了。

我是后来才知道不出壳的知了还可以吃。这以后，每天晚上，我都拿着手电筒去捉知了。我从一棵树摸到另一棵树，甚至连树下的草丛也不放过。有时候，我干脆蹲在那些知了洞多的地方静静守候。你别说，还真有被我守到的。看着它们艰难地蠕动着从洞里爬出来，我都有点不忍心把它们直接捉了，谁知道它们是费了多大的劲才爬上来呢？

捉来的知了蛹本来是准备吃的，但我当时硬是没敢吃。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弄着吃，还有一方面是我多少有点怕。既然我辛辛苦苦捉来的知了蛹到最后也没有吃成，我以后也就不再想去捉它们了。

【蜻蜓】
有一年夏天，我们那里忽然飞来了大批蜻蜓，这在我们那里是从没有过的事。

母亲去河边洗衣服回来时看见了，数不清的蜻蜓嗡嗡乱舞。母亲仰起头东看看，西看看。母亲自言自语地说，哪里来这么多早蜻蜓。

母亲在院子里搭衣服，那些蜻蜓就在不远处兀自飞着。母亲一次次抬头看过去，母亲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。

我也看见了，但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早蜻蜓。我注意观察它们时发现，它们比我在河边看到的蜻蜓要大上一倍还多，它们的身躯也比河边的蜻蜓粗壮多了。但是它们的翅膀看上去却很小，还不如河边的蜻蜓大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它们不如河边的蜻蜓那么漂亮，飞翔时也没有它们那么轻盈。

我老把它们想象成蝗虫，我曾听一个年长的人跟我讲过，历史上一有一年蝗虫泛滥，庄稼全被毁掉，饿死成千上万的人。这个事给我的印象很深，让我老是误以为这些不速之客就是蝗虫。

那年夏天，我总是担心有什么灾难将要降临人间，我每天提心吊胆。

【野花】
路两边的野草中经常会夹杂一些野花。这些花，各种颜色的都有，开了败，败了又开，一个夏天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开败了多少次。
我曾试图叫出它们的名字，可是我发现，我几乎很难叫出它们的名字。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野花年年夏天来到我必经的路旁，就像是为了某个约定。可是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谁也没有和它约过。

很多次，我看到蝴蝶飞来了，蝴蝶停在上面。我又看到蜻蜓飞来了，蜻蜓停在上面。它们停在上空又飞走，飞走了又来。野花只是轻轻摇一下头，或者点一下头。它的样子是那么轻，轻的就像我慢慢移过去的目光。

心语低诉
穿越时空的团聚
陈亚洲

今年4月初，我随志愿军烈士后代扫墓团，来到松柏掩映、庄严肃穆的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，怀着无比沉痛和崇敬的心情，祭奠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而牺牲的父亲和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，寄托无限哀思。

我俯在父亲遗像前悲痛欲绝，泪水横飞，突然觉得肚肠绞痛，眼前一黑，瞬间昏厥。待我苏醒，众人把我扶起，只听周围一片抽泣声。这时，我对“痛断肝肠”有了更真切感受。

父亲陈干平，1927年出生于江苏启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那时的旧中国灾难深重，由于他早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，14岁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，是个典型的“红小鬼”，生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9师205团3营参谋。

“爷爷的名字，在英名墙找到了！”女儿呜咽着告诉我。我擦着泪眼，看到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2014年至2015年中朝两国政府合作修缮的，英名墙上铭刻着15236位烈士名字，其中有名烈士10084人，无名烈士5152人。在英名墙中部的8号墓编号下，女儿指着陈氏烈士名单的第一个就是“陈干平”。

“爸爸！”我哭喊着把鲜花和父亲照片放在“陈干平”名字旁，并用手抚摸，好像触摸到了父亲的脸庞。接着，我把父亲的照片捧在胸前，在女儿搀扶下往墓区走。我的眼泪不停地滚落在父亲照片的镜框玻璃上，留下了条条泪痕。

在英名墙后面山坡上，排列着12个志愿军烈士合葬墓，我按编码找到了8号坟墓。

“爸爸，不孝儿子来晚了，实在对不起您呀……”我把父亲的照片、挽联和鲜花放在墓碑前，“扑通”一下跪倒在地，代爱妻范裕珍和小女儿磕首9个，然后头点墓地，失声恸哭。此刻，我陷入极度悲痛中无法自制，索性打开感情的闸门，让埋藏在心底65年的思父情感，像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，从这决开的心里全部喷涌出来。

我从包中拿出从家乡带来的苹果、点心和酒等祭品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墓前，还打开酒瓶盖，缓缓绕墓敬酒一圈。然后用双手在长满茅草的坟上刨土，和女儿将士装入带来的锦袋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意念把父亲的英魂接回家，与母亲在天堂团聚。

我蹲在父亲坟前，用手摩挲着墓碑上刻的“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墓”的大红字，心头感觉父亲就在面前，自己犹如穿越时空与父亲“团聚”，零距离倾诉心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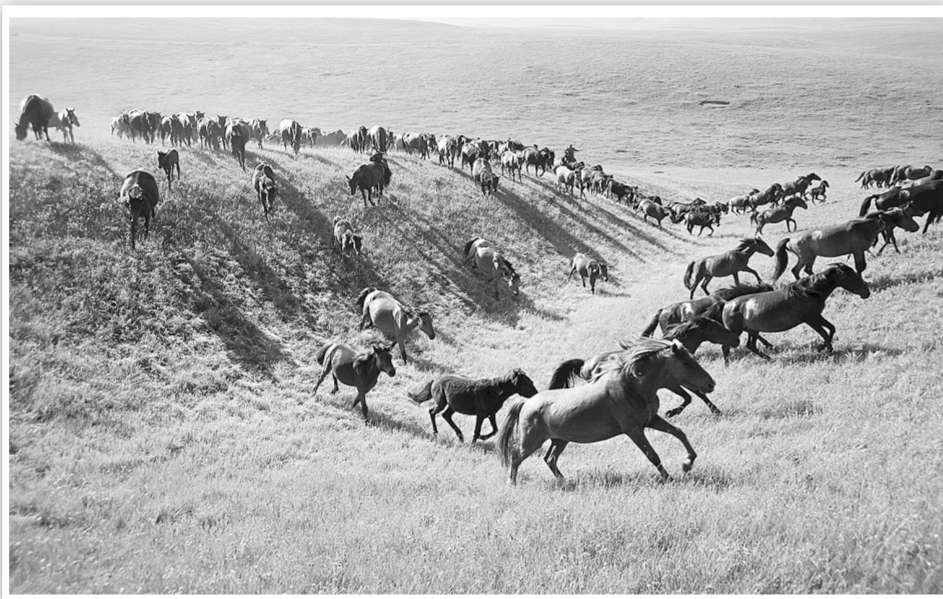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爸，从我记事起，外婆就告诉我，当年您牺牲的噩耗传来，我母亲承受着青年丧夫的巨大打击，和外婆抱着还在襁褓里的我，痛哭了三三天……”后来，母亲重组家庭，含辛茹苦把我们弟妹5个养大成人。2012年9月25日，母亲带着遗憾撒手人寰。

“爸爸，我出生不到6个月，还没有来得及学名叫您一声‘爸爸’，您就走了，我从跟腿有残疾的外婆相依为命，靠每月2元抚恤金艰难生活，在

幼小心灵埋下了缺失父爱的深深伤痛。我虽然一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，也经历了艰辛，感受过委屈，但只要想到有个血洒疆场、震国威、扬军威的英雄父亲，心中便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。父亲您崇高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砥砺前行，从小立志撰写您的荣光。我高中毕业后参军，在部队入党提干，1987年转业到《郑州晚报》当记者，现和爱人已退休，晚年生活幸福，一双女儿孝顺。如果您在世，早已是子孙满堂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越是此时，越是思念您！

“爸爸，2013年3月，我在网上读到3营9连文化教员骆宝根《入朝参战记事》一文，通过骆老见到当年3营孙加金老营长，才知道您1946年10月参军后，南征北战，参加了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数十个战役，还参加了解放上海、舟山等战役，荣立三等功、四等功各1次。1952年11月26日下午，您在朝鲜前线惨遭敌机轰炸而壮烈牺牲，25岁的壮丽青春就此定格。您并没有太多的光辉业绩记载在史书上，也不为人们知晓，但您热血铸就的功勋永存，是镌刻在我心中的精神丰碑。”

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，洒满了中华英雄儿女的鲜血，长眠着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。我站起向陵园每个烈士墓鞠躬，又折回与父亲依依惜别。敬爱的父亲，您和千千万万志愿军英烈永远活在您我心中，将世代受到中朝人民的敬仰和缅怀！



草原神骏(摄影) 孙建辉

父爱深沉

最熟悉的陌生人

吴培利

父亲的节俭给儿子留下了很深刻很恶劣的记忆，想起来就令他深恶痛绝。

小时候，只要父亲在家，儿子吃完饭就得把自己的饭碗像狗一样舔得净光，不能遗漏一颗饭粒。每年春节预备的食物总是丰盛的，足够一个月挥霍。但往往不到一个星期，饺子馅开始泛出酸腐的气味，馒头也扯出长长的细丝，炸的那些糖糕丸子啥的，出了一丘一丘的绿霉。没有等到父亲批准，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扔的，还要一口一口吃进肚里。那滋味很是艰涩，狗闻了都不肯吃。儿子一想到那样的滋味，就为过年的日子发愁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张自行车票，买了一辆自行车，28型，直梁，永久牌。那时，自行车在农村很少见，儿子高兴得走路都想在地上打滚。可是，父亲先是把自行车的三角架用黄胶带一圈圈缠好，接着在屋梁上吊了根麻绳，把自行车吊到了梁架上，如果不是逢年过节串亲戚，根本不允许卸下来，谁来家里借也不给。

全村人都知道父亲很抠，但并不影响他成为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物。父亲虽然是公家人，家却始终安在乡村。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都忘不了去请父亲帮忙操办。父亲呢，很为主家着想，

烟买几条，酒买几箱，厨子用几斤，端盘刷碗用哪些人……他都安排得很细致，一毛钱都不会让主家多花。因此谁都信服他。

父亲最希望的，是儿子能够信服他，听他的话，可儿子偏偏不听他的话，处处和他拧巴。儿子穿衣服追时髦，父亲怪儿子烧包，把儿子的牛仔裤剪成一捆一捆的，可儿子根本不在乎，没有衣服穿，干脆裸着身子出门。最后，父亲向儿子屈服了。这一仗，儿子赢了。父亲给儿子许下一门亲事，是他一位老朋友的女儿。儿子见是见了，始终不肯点头，拖了两年多，还是吹了。这一仗，又算儿子赢了。后来，这对父子就成了仇人，一见面就抬杠。儿子爱养狗，父亲爱养猫，结果父亲只给自己的猫喂食，看见狗就忍不住踹一脚。狗就很害怕父亲，看见他总夹着尾巴，躲得远远的，根本不敢像猫一样死皮赖脸，不管见谁都咬裤腿、求抱抱，才不管你是不是冲他横眉冷对。这一仗，就算父亲赢了。

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干脆成年累月不回家，连结婚生子也懒得和父亲招呼。儿子也有回家的时候，但多是在晚上，趁夜深人静，父亲熟睡，儿子匆匆回到家里，悄声和母亲嘀咕几声，放下一些

新书架

《说到孩子心里去》

刘文莉

大多数父母认为，孩子从小就應該好好读书，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无论有多么美好的愿望都是无用的。其实，父母应该知道，一个人在小时候表现得好坏不能反映出他长大后所创造成就的大小。父母不应该过早否定孩子，要用正确的观念指引孩子，让孩子保持自信、勇敢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，这样才能帮助孩子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。

这是一本教父母如何与孩子沟通的书，针对当下父母教育孩子普遍存在的困惑，提出了很多建议，比如要不要否定孩子；可以批评，但不要伤害；赞美孩子的每一个进步；放下家长的架子；说教之前，父母要学会倾听；引导孩子从侧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；督促孩子跟坏习惯说再见；善于拒绝孩子的过分要求；这样给孩子定规矩，孩子不抵触等。每个建议下面又有很多案例和方法，简单实用又便于理解，非常有助于家长运用到教育孩子的过程中。

东西就走。就这样，父子俩互不打扰过了好多年。

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傍晚，父亲永远地去了。灵棚，东庄有，西庄也有；响器，南庄有，北村也有。到底用哪家的好呢？儿子对城里请来的司仪言听计从，结果花了不少冤枉钱。

忙完父亲的丧事，儿子开始收拾遗物。在父亲的床褥底下，儿子发现了一个牛皮纸的工作笔记本，字迹密密麻麻的，是父亲的手迹，丧事如何料理，撕多少丈白布，用哪个村的灵棚，谁家的响器班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儿子觉得，父亲慈祥多了，你看，他说了多少话呀，写了厚厚的一本子呢！根本不是平时三言两语就火冒金星的样子。而且，文中不时夹杂着“吾儿”字样，简直就是个语重心长的父亲。

儿子心想，父亲做过不大不小的官，离休金也不算少，何况一向节俭，应该有不少积蓄才对。谁知母亲颤巍巍拿给儿子一叠有父亲落款和红色指纹的欠条，说：“你爸说了，欠债子还。这些年，你爸为村里修了一条路、打了一眼井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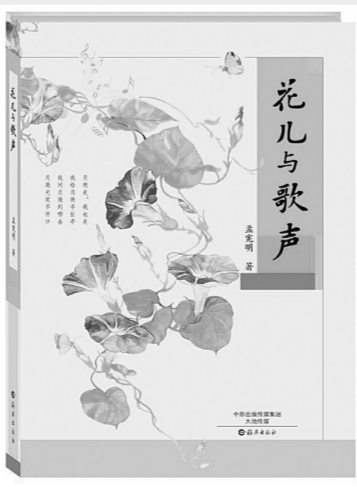
儿子哭了，哭得很痛很痛。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父亲，父亲给了他生命，把他养得长大，却成了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。父亲有几个朋友，他的爱好是什么，他的生平还做过哪些事，作为儿子的他统统一无所知，也成了永远的愧疚。儿子所能够回忆的，只是父亲节俭的几个片断，那些画面突然变得温馨起来。

儿子并不恨那些账单，它们化成了脚底的路，路边的井，帮他留住了父亲。

连载

第五章

毛毛狗，毛毛光
对弄屁撒撞三枪
——乡间歌谣



大强扯着妹妹来到了离村不远的河滩上。大强扛一个条篮子，拿一把小铲儿。心明没扛篮子，也装模作样地拿把小铲儿。春天是枯水的季节。河里的水上一汪一汪，下边一片，河不像河，倒像是城里人忽然长大的近视眼镜。春深花放，到处是萌动的声音。土黄的河床上拱出了一片一片的嫩草，猫儿眼一身青绿，狗儿秧抽身扯蔓，蓊蓊牙叶片亮刺儿，蒲公英孕育着嫩黄的花苞，地皮草举起一片浅绿的手臂，迫不及待的芨芨菜已经顶起了细碎的白花……草儿们那么鲜嫩，似乎一碰就会流出清亮的汁液。草儿们那么娇弱，似乎一踏就可以让它丧生。

其实，它们都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。如果你真的踩它一脚，不要紧，三天后你再来，它又完好如初，给你一个生命的惊喜。如果你将它拔掉，那它也不

会就此死去，待到明年的春天，它会在原地再次生根出一个相同的生命，欣喜地举起鲜亮的叶脉。

草们兴奋地伸长胳膊，像愚有多动症的孩子。它们并不全听微风的指挥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常常是叶大的已经舞蹈了，叶小的还装着若无其事。

“蓊草”是一个传统名词。蓊者，拔也。想必遥远的先人一定是用手完成的这个活计。虽然今天的人已经拿起了小铲儿，但人们仍然固执地称它蓊草。心明没薅过草，眼睛又看不见，只一小铲儿，就铲破了自己的手指。

“哥！”鲜红的血和明亮的泪水滴在了一起。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妹妹！”大强跑上前，从地上拔一棵带刺儿的蓊蓊牙，揉碎，又往揉碎的蓊蓊牙上吐了口唾沫，这才按上了妹妹的伤口。

“行吗？”心明带着哭腔儿。“没事！”大强很自信，“这是蓊蓊牙，止血的好药。别说你这小口子，就是大口子都止得住。有一次下雨，我在水里挖泥，把脚指甲劈成了两半儿，就是用它止

的血。”

“止住没有？”“止住了！”大强一副轻描淡写的口气，“蓊蓊牙不但能止血，还能挡饥呢！’蓊蓊牙，包饺子，扎扎歪怪好吃。’

“蓊蓊牙还能包饺子？”心明声音亮了。“能啊！嫩的时候可以吃了，老了就不了，吃了会得贫血病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“止血嘛！”大强指着脚边的草说，“有些草可以薅，有些草不能薅。像这个猫儿眼你最好不要碰它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猫儿眼，点三点，不肿屁股就肿脸。’厉害吧？”

“你让我摸摸。摸摸行吗哥？”

“摸摸当然行。只要你不要轻易折断它，不要让你的汁液溅到你的脸上。”大强说着，拉着妹妹的手碰了碰猫儿眼。

“挺肥的。它开的花好看吗？”

“不好看，像猫的眼。”

“你让猫儿眼毒过吗？”

“当然毒过！”

妹妹一惊：“啊！厉害吗？”大强一笑：“洗一洗就没事了！”